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顏淵篇〉第八章。

【棘子成曰。君子質而已矣。何以文為。子貢曰。惜乎。夫子之說君子也。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鞞。猶犬羊之鞞。】

「為省時間，只講採取的注解，考據則略過。」雪廬老人講，為了節省時間，只有講解採取的注解，考據的部分就略過。「棘子成是衛國人，與魯國鄰近，所以孔子說：魯衛之地，兄弟之邦。」就是接近，魯國、衛國是兄弟之邦。「棘子成在衛國出仕」，在衛國做官，「他的先祖是殷人」，是殷地這裡的人，「世代為學者，但是思想不同於孔子」，思想跟孔子不同。

「只要是為利益大家，方法不同也無傷」，方法不一樣，只要對大家有利益，也沒有關係。「老子、楊朱、墨翟都是為利益大家，和今人不同。」他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利益大家的，跟現在的人不同，現在人都是學自私自利。「棘子成與孔子學說不同」，學術、說法不一樣，「孔子問禮於老聃」，就是老子，「禮有規矩」。「老子對孔子說去子之驕」，就是要去驕慢，這是禮的根本，「孔子很讚歎老子」。「巢父、許由、原壤，孔子也沒有說他們不好。又如長沮、桀溺，孔子也沒有毀謗，孔子與老友原壤交情極篤。原壤不通人情事故，如何能齊家治國？若不能齊治，更不能成佛」，齊家治國就辦不到，更不可能成佛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這句話非常重要，所以世間法做好了，學佛法才有基礎；沒有世間法的基礎，學佛也不能成就。所以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在世

間法裡面覺悟了就是佛法。「我們現今學這個，誰也不求，是自己求往好路走」，求自己，「求人不如求己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，智人求心不求佛」。這個開示就非常重要，求人不如求己。愚痴沒智慧的人求佛保佑，不求自己的心，不求改變自己的心態；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求心不求佛。佛是教導我們要自己求，所以佛法叫內學，你不能往外求。所以愚人求佛不求心，智人求心不求佛。求佛不求心就是心外求法，求心不求佛就是往自己內心求。所以佛法教學就是教人往內求，不能往心外求，往心外求就成為外道，就違背佛的教導了。

「從前稱孔廟為文廟，講究文化，有文章制度。文在外，內為本質，本質是直率不曲」，沒有彎彎曲曲的，「直率就是誠，不是壞事，禮貌也不是壞事。孔子以外其餘學說」，這些學術、說法，「只取文質其中之一，孔子是文質二者合論」，文跟質兩個合起來講。「如有人問君子，孔子說：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你們懂這個，注書就不會錯，否則，就是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而已。」

「你們的本質好，只是所受的教育不好，今人本質也變了。」大家本質都很好，但是受的教育不好，教壞了。所以現在的人本質也變了，本來是好的變成不好了，這是教育不好的關係。

『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？』「棘子成與子貢談話，他說：君子質而已矣，君子採取本質好就可以了，何以文為，何必又有規矩？一說質一說文」，一個是說質、一個是說文，「棘子成認為只取質就可以了。棘子成知道這與孔子學說不同」。

「這是棘子成與子貢談。大家先思惟思惟，你要如何回答。吾在作詩的功夫上，曾如此用功五年，貢高我慢的習氣於是消除了，知道自己不行，學問才進步。詩文要作得好，在思想見識上」，詩跟文章要做得好，主要在思想跟見識這上面，「方法只是陪襯而已

」。「作詩文如唱戲的樂器板眼，全在角色的念唱作打四個字上。」這講到樂器板眼，像我們佛門唱讚也是樂器板眼全在這個角色，唱念本人念唱作打這四個字上面。

『子貢曰：惜乎，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』「子貢回答，可惜夫子，這是指稱棘子成，可惜你說君子何以文為，不說你說質而已矣，這是作文章，先作結論。」這個就是文章先做結論，可惜你說君子何以文為，他就不說你說質而已矣，你只是說質而已，就不重視文了。

「駟不及舌，你說出來的話，收不回去了。從前沒有電報，最快的工具為馬，兵車駟馬，說話一出口，駟馬追不回來」，四匹馬也追不回来了。這是講講話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你話講出來，收不回去了，所以講話也是必須謹慎。

「從前到元朝的祖師也注帶業往生，怎麼能說以前未說帶業往生？而西坡他自己說到清代才說帶業往生，為何西坡要全噴在後人身上？這也是駟不及舌，收不回来了。」雪廬老人又講，當時有人說消業才能往生，帶業不能往生，帶業往生說法是到清朝的時候才有人說，以前沒有。雪廬老人講，元朝的祖師就說了，不是到清朝才說的，為什麼把這個都推給以後的人？講這個人自己沒有好好去看佛教的歷史、祖師大德的語錄，很輕易這個話就講出來，講出來駟不及舌，收不回来了。「說消業往生，他要到何時才消完今日的業？業有表色之業，至於無表色之印象，如何消？他出諸口，又筆諸書」，不但用口說，又出書了，用筆寫在書上，更收不回来了，駟不及舌。「孔子告誡人說：謹言慎行。又說：其言也訥。」所以孔子告誡人講言語要謹慎，謹言慎行，行為要謹慎，言行都要謹慎。

『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，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。』「率真有

什麼不好？以下是子貢解釋，文猶質也，這段注解很糟，其中朱子最糟。猶一字，錯講」，一個字講錯了，「則全部意思都變了」。雪廬老人給我們舉出來，以下文猶質也這段的注解，自古以來注解都注得很糟，其中指出宋朝朱子注得最糟，猶這一個字講錯了，全部意思都變了。「有了文就是有了質，有了質就是有了文，不能更改，質就算文，文就算質，這兩句說出棘子成的意思。」

「下面是子貢的意思。如果依您的說法，虎豹與犬羊都有皮，毛長在皮上，皮是皮，毛是毛，虎豹皮與犬羊皮，哪一種比較尊貴？若一樣，為什麼不披犬羊之皮，為什麼大家要披虎豹之皮？若文質都一樣，為什麼教師的西席要鋪皋比虎皮，而不鋪犬羊皮？所以文質不能離開。文是文，質是質。若去除禮文，那君子、小人就難辨別了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雪廬老人的開示，我們也要不斷去溫習，才能體會它的真實意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